商海弄潮

回忆高考那些事儿

李永才(四川)

我是1985年参加高考的。考试时间是在7月7日-9日三天，那是涪陵最炎热的季节，阳光肆无忌惮地炙烤大地，整个江城热浪滔滔，大街上行人的脸上被蒸得发烫。这样的天气，对考生而言，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7月7日那天，晴空万里，烈日高悬。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囫囵吞枣般吃了点伯母煮的稀饭和半个馒头，带上我姐的手表，就往涪陵九中赶。来到学校门口，走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就进入校园，学校操场周边多年生的苍槐翠柳上，知了拼命地嘶叫，似乎在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提醒我们，今年的考试非同寻常。

第一天考的是语文和地理。语文考试题量之大超乎寻常。长达9页的一叠试卷，我拿到就有些懵了。考试结束后，有的同学说，做完基础知识部分，就来不及写作文了。我拿到试卷审完题，就先开始写作文。作文是根据材料写不少于500字的文章，给出的材料大意是说澄溪中学附近有家前进化工厂，天天排放有毒气体和废水，污染学校环境，要求以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作文是我的强项，平时语文课，朱模洪老师经常点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这次高考作文50分，我得了44分。当我回过头来做语文知识部分的题时，才发现考题偏繁、偏深，文言文占比太大，且严重脱离课本。像文学常识题，涉及曹禺的《雷雨》一文，在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事前老师说不考，我们根本没有学完，答不上来情有可原，但还是觉得惋惜。最糟糕的是一道关于诗歌分类的题目，6分我只得了1.5分，这对一个后来把诗歌作为生命的一部分的诗歌爱好者而言，算是不小的遗憾。阅读部分长达数千字的文白相杂的文章，再加上三段文言文，但凡没有较深的古文造诣和文史知识是很难完整地回答题中所列的几个问题的。那年高考语文难度的确很大，我考得很不理想。据倪文渊老师讲，我预选考试语文是全地区前几名，高考没发挥好自己的优势，让老师有些失望。

当天下午考地理。由于自己在乡下读初中，没有学过地理，能考74分也算不错。第二天考的是数学和政治。我是文科班的数学课代表，做得也比较快，不过附加题有点难，我简单列了步骤就交卷了，数学考了82分，有点丢人。下午考政治，感觉考试题目与平时复习的内容出入较大，比如第五题给出两幅具有哲学寓意的漫画，要求在每一幅漫画下面的五个答案中，选择符合该寓意的选项。第三天考历史和英语。那一年的历史特别难，填空题我失分太多；问答题4个小题占了38分，我得分也不高。除了语文，历史就是考得很差的了。历史考的主要还是死记硬背，文科考试科目要背的内容太多，实在难以兼顾，哪一门兴趣大，平时功夫下得深，考试成绩可能就会好一些。下午继续考英语，英语我拿手，尽管初中没学好，高中入学考试只蒙对了2分，但高中阶段，我在外语学习上下了非常之功，当时能找到的语法书都看了，刷了不计其数的模拟试卷，教材翻来覆去读，错题难题本记了厚厚几大本。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场上，我如鱼得水，很快就做完了正卷，附加题也答得比较顺利，考试成绩下来，我的英语考了90+4.5分。

高考结束后，要填报志愿。我们当年填报志愿时，高考成绩还没有下来，全凭自己估一个分数就填志愿，填哪所学校心中也没数。想到师范院校是首批录取，而且不交学费，还有生活补助，我当时第一志愿填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填的“四川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填的“长沙铁道师范学院”。填完志愿就回到乡下老家帮助父母搞秋收。过了十来天，高考成绩揭榜了，我们班几个同学约起去教育局看成绩。我考了467.5分，只比四川本科录取线465分多一点。一周后，我被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了。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回到老家，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大家子都很高兴。我仔细阅读了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凭此通知转户口和粮油关系”。第二天，我就去大队部找人问。大队会计根据通知书所附的说明，给我开了一个户口证明后，让我去永安公社转户口。那时公社没有派出所，户口直接由公社文书办理，办理转户口手续很顺利。

转粮油关系就艰难多了。按当时政策规定，农村口粮转为商品粮，半年一结转，时值7月份，到12月还有6个月。我得卖6个月口粮（100斤稻谷，80斤玉米）来“转资拨”或换粮票。第三天，父亲挑了120斤稻谷，我挑了100斤玉米，我们一大早出发，走杨柳冲，过道班，爬坡上坎走了近一小时的山路，来到双河粮站，可粮站负责人告诉我们不办理外乡的。我们当时属于永安公社，只好折返去永安，这一程又要一个多小时，且大部分是沿江路，涨水退潮后十分难走。走到乌杨溪后，我实在是挑不动了，本来人瘦体弱，平时又少于体力劳动，父亲责怪我事先没问清楚，一路上都在骂我。正发愁时，遇到去赶场的本生产队熟人，他看我挑得吃力，就接过我的担子，一直挑到永安粮站。在粮站，工作人员检查粮食时说包谷不够干，我们只好倒在水泥坝子上晒到下午三点过，又重新装进箩筐。然后过风车，风比较大，不太饱满的粮食都会被吹走。最后过磅，总算完成了农村口粮向城市供应的转换。

按通知书上的要求，我办齐了全部入学手续。父母经过商量，还是准备感谢一下多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长辈和亲人。于是父亲到食品站买了3斤肉，打了2斤红苕酒，母亲在家杀了一只鸡，请生产队干部和亲戚吃了一顿饭。上学那天，我怀揣通知书，背一床大花棉被和一只白木箱子，带着父母的嘱托和乡亲们的目光，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奔向陌生而新鲜的他乡。我先来到涪陵城，与刘燕、张书碧两个涪陵五中考上川师的同学一起，乘当晚到重庆的班船，再转火车去位于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报到。那一年高考之后，我离开了农村，开始了与我的父老乡亲完全不同的生活。

老王的烦恼

刘宝生(云南)

今天早晨上班刚到办公室，灰暗的灯光下老王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抽着烟，细细的眼睛俾睨着窗外，似乎在看那流泪的天空。

老王来上班，每天都赶在别人的前面，才到办公室门口，老王情有独钟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歌声早已传入耳底，熟悉的旋律打破了早晨的宁静。

老王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一次我忙着出差，写好的稿子要印发各科室，“你去吧，我来处理”，是老王接过我手上的工作去完成的。一次小张突然闹肚子疼，老王急急忙忙地张罗着到药店帮买药。一天快到下班了，小王忙着赶写材料，一时半会抽不开身去幼儿园接孩子，也是老王小跑着帮忙去……

但这几天来老王像变了个人似的，耷拉着的脸上像下雨的天空阴云密布，嘴巴打上了封条，就连同事跟他打招呼他也是爱理不理的，有时出于礼貌从嘴巴里挤出“嗯嗯”两个字。

其实，大伙都明白，翻过年老王就要退休了。

老王有些难舍的心情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还有另一层“隐私”。说白了老王患的“病”就是“妻管严”，有时他会和我交流。他说：“你不知道，家里的那位，每天像管小孩似的，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多抽一支烟要批你，多看一下电视、睡晚一点要批你，时时刻刻都在批我，穿衣服都要管，你要和她论理呢就得吵架。”老王说着不禁点燃一支烟，随着吞云吐雾从冒烟的口中迸出一句“就是大人管小孩一样”。

由于这种情况，老王上班也蛮有意思的，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老王，退休了应该高兴才是，不用愁工作上的这些事，可以在家尽享天伦之乐了。”我笑着对他说：“嫂子让你少抽烟那是关心你，你看你的穿着显得多精神，显得多年轻，根本不像退休的人。”

老王的心情平静后仔细想来，打从有了这个遮风挡雨的家，孩子的成长，成家立业，点点滴滴大事小事都是她一手操持，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就像老婆说的在家里“连草都不掐断一根”，还有什么可埋怨的。

这时，老王的脸上也像天空一样阴转晴，国字脸上露出些得意之色。“谢谢主任，慢慢适应吧。想着要离开大伙，心里怪不是滋味，有些……”说到这里老王竟像小孩似的做了一个鬼脸。

雨停了，阳光从窗外爬进来，把整个办公室照得亮亮的。

老王的口哨声又响起来了。

墙角的黄桷兰

夏末(四川)

顺着季节的变换，风铃声路过院子。

院子东面靠墙的那棵黄桷兰寂静、耐心，它小小的梦想是越长越高。

这是我几年前顺便从花市上搬回来的。当时买了月季和菊花，老板没有零钱找补，搭给我的。

我把月季种在台阶的两边，把菊花安排在花坛边。一到属于它们的季节，家里花园被装扮得赏心悦目，在门外都可以看到一派繁荣的景象。月季开得娇艳浓烈，热情地迎接我从台阶上进进出出；菊花像个机灵的舞者，先往下延伸着身子，再抬头往上争高，一朵朵都是傲然较劲的姿态，远望过去像一匹绿底托金的锦缎，美得耀眼。

只有墙边的黄桷兰，没有过多的花样。它就这样静静站立，笔直向上，如今已快长到3层小洋楼那么高了。跟其他同龄的树相比较，它的枝干纤细却有力。微风拂过，叶子随风轻舞，它像一位从深闺走出的少女，披着清清爽爽的青绿色披风，上面点缀着黄白色小花，轻提裙角，缓步前行，生怕惊扰了谁的时光。

如果不是阵阵幽香，墙边的黄桷兰是很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可它偏偏一年四季中绝大多数时候都在默默地散发香味。黄桷兰的花期很长，如果温度适宜，可一直花开不断。而在整个花期中，含苞待放的时间又是最长的，这时候也是花香最浓郁的时候，连带着枝干、叶子，都是极清香的。这不由得使人要去看一看是怎样的画面：一树绿绿的大叶子，黄白色小花。含苞待放像极了毛笔尖，朵朵向上；完全绽放后就一瓣一瓣掉落，化作春泥更护花。

每个花开的早晨，我从一声声鸟鸣声中醒来，寻着花香下楼，摘一朵带露的花苞，细细品味它的独特和清香甜润。抬头凝望，朝霞初起，温柔的红色映照在黄白色花朵上，竟衬得花朵更醇白了。那种柔和的红和纯洁的白完美结合，像粉嫩的女子，不施粉黛却如朝霞映雪。

最妙的是细雨初下的早晨，那沁人心脾的花香一阵阵地进入人的鼻腔，顿时觉得心旷神怡，无比的清新雅致。我不由得将目光定在了墙角，细细密密的雨，白雾雾的一片，叶子绿得发亮，花苞上满是晶莹剔透的水珠，它像头顶白纱的羞涩的少女正闪着水灵的眼睛望着我浅笑嫣然……心跳仿佛是漏了一拍，又仿佛是心中的缺口填起来了，连日来的阴郁愁闷都散尽了，心中独留那一抹素雅、恬淡。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故乡是岁月最好的归宿。故乡静静地站在墙角，一年又一年的黄桷兰，开满我心里的每个角落。

清风为你翻书

周桂芳(湖北)

多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建一小院，辟一小园，门前种花，屋后种菜。随兴时赏花，劳碌时吹风。午后坐在小院前看书，让心灵行走在字里行间，犹如走进春兰秋菊，夏荷冬梅。累了闭目养神，清风为我翻书。雨后，在窗前写毛笔字或画几笔水墨画，听阶点细雨，点点滴滴，周室泛着古意，何须寻古探幽。

这是我的梦。门前种花，屋后种菜，清风为我翻书的梦，一直住在我的心底。我的一生就是一本厚厚的书，风一程，雨一程，山一程，水一程，前一行，后一行，苦一行，甜一行。隐在字里行间，一场清风，将我翻开。

书中每一页文字，每一篇长诗短句，每一行文字，每一个标点，都是走向一条曲折的上山路，看的都是山间景。层层叠叠，山重水复，仿佛总在让我绕弯子。有时真累啊，一身疲惫，满身尘埃。身累了，抬头坐看云卷云舒。无望时，心有夜色如水。我不得不在时间面前妥协下来，不与世事抗争，不与时间赛路，不再像刺猬一样横冲直撞，把自己扎得体无完肤，伤口滴血。我捧一本书，或一本古帖，请明月为我掌灯，清风为我翻书，所有世间往事，一一温柔念起。

虽然凄风苦雨，我一路蹒跚前行。虽然闭门深山，我读书随处净土。

事业为我关上了一扇门，自然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是四季常青的桂，在天之广，地之阔，随处任我绿，四季随我香。春天探头，夏天葱绿，秋天飘香，冬天盖雪。

下乡去过的一山村，青山绿水，绿肥红瘦，小桥流水人家，像真正的世外桃源。春时澹澹看溪，夏时炎炎赏荷，秋时萧萧望雨，冬时寂寂听雪。枝枝新芽，朵朵鲜艳，树树秋声，院院花香，水水清凉，山山寒色，一行一路，一屋一院，一季一季，都是写不完的诗，画不完的画。这种生活，就如桃花源所记——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人也会染一身好风好水，静气灵气，怎能不神清气爽。

人总在逃离与回归，热闹与宁静中拉扯。人都向往外面世界繁华精彩，总会向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走就走是一种青春率性的激情与冲动。身未动，心已远。人在世外，心有洞天，方能自在，推门携远山，见溪挽碧水，夜来揽月色，翻书带清风。

世界拥挤，得给心灵腾出点空间，抽一点点时间来虚度。看庭前花开花落，看天上云卷云舒。云青青欲雨，水澹澹生烟。人一生，总会经历一场烟雨，淅淅沥沥，滴滴答答，呈现生命湿漉漉厚重真实的纯美。

人一生山光水色，任他东南西北风，山不显，水不露，人不惊。让天高，让地阔，让心宽。

在心间书卷，千年钟声，世外桃源，清风一一为你翻开。

锦里诗苑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112期

花和叶：大地工程(组诗)

黄官品(云南)

窖藏体内的故乡

每次回乡下
酒后泡一壶茶翻出的泥巴
井底的月亮，旋转的陀螺
墙头的草，鸟巢的蛋
将一群满额皱纹的人
从回忆的村庄揪出来

白荡荡的水田，蛙鸣的夜空
紫红的桑葚，搅浑的小河水
爬上红土墙黑瓦房的炊烟
一次次跑上天躲起来

一群群从稻田惊飞的麻雀
凭空追着一朵云
飞到晒谷场边的梨树上
忽起忽落，叽叽喳喳
反复试探，一顿日落黄昏的晚宴

斑斓的落叶，一阵秋风信笺的催促声
预告冰雪的消息，无需意义的童趣
一个个渴望迷茫的眼神
赋予草垛神性的光芒

那时，没有人会想象老了的模样
明天的风，会随树叶掉地上
还没出门的云雾
山崖阻断的低洼处
总流出一口口生命的水

用石头压在山顶的那朵云
已不需要故事了
用竹竿捅破的那块天空
已不需要缝补了
用月亮画的那个姑娘
已不需要嫁妆了

从头到脚渗透屋檐墙角的暴风雨
喊破嗓子的雷声，炸裂的闪电
至今想起
那一群群逃不出弹弓石子的麻雀

一幕幕，扑棱棱地从体内飞出来
还原模糊了的乡愁
那些瓜熟蒂落的句子
拼凑的天空，袖口的泥
苦的甜的平分了

花和叶：大地工程

从立春到雨水
揭去贴关节的倒春寒膏药
万物进入由枯返青的天气
一只静卧云天的“神兽”
腾空跃出
布下大地怀春的一桌桌喜宴

春雨纷纷的原野
伸腰的灌木林，松口的江河水
浑身长满刺的黄连、火荆、棠梨刺
也捧出一脸小花朵
一片欢呼声

谁也经受不住了
一阵阵春风仰天浩荡的号角声
仿佛一夜之间
加载升级的天空和大地
让万物和人
步入生机盎然的程序

成群结队的鸟儿
接受春风的吆喝声
原野一曲春风
大合唱荡漾春天的枝头

左前方，白的红的云霞
右前方，粉的紫的童话
田间地埂，河岸果园
峡谷山涧，蓝天白云
一束束阳光的笑声
悬崖绝壁一页页青苔的问候

一场铺天盖地的伟大建制中
一草一木
在江河奔腾中
泥土心领神会，拱手登场
台前幕后，桃红梨白
换了人间的衣裳

送来花的芬芳
涌来叶的波浪
坡坡岭岭，山山水水
大地的工程，蓬勃的生命
源于天生的花枝叶形
抹了秦砖汉瓦的痕迹

从城区到郊外，从田野到天边
填满天空的空白
唤醒尘世的花和叶
藏身节气的自然物象
谁也杜撰、复制、替代不了

人间大喜
蜜蜂蝴蝶上演一幕幕飞翔的戏
满天的风云，遍地的花叶
推出一个伟大的春天
除了雨水
什么都是多余的尘埃

光阴帖

山茶，冬樱，蜡梅，迎春
依次登场，一场场冰雪暖起来
立春的风，吹开了村口的桃花梨花
春分、清明、谷雨的云飘过
枯竭的柳树，铁质的银杏
溅起了点点滴滴绿意

一幅幅水墨画里
飞出一群群鹅黄的芽儿

才几天，千千万万的丫丫
抚摸天空，描出春天的轮廓
眉目成形的叶伞，一把把打开
从房前到河边的果园
遮天蔽日的绿荫中
樱桃、桑葚、杨梅
不知不觉红了

枝头挂满一个酸甜口味的夏天
荷花们集体梦见，一池塘的美
乡亲们没喘过来下地的那口气
田间地埂爬来的瓜藤，一朵朵黄花
房前屋后架上的豆荚
鼓起青蛙的肚子

转眼稻田里的蚂蚱
也弹着长腿跳出来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风雨
万物生长的大地
由不得你坐下来细想
一片片上了色的田野
俯身抬头间，已蒂落瓜熟
天空屯了足够的霜雪
刮来更替季节的风

荷花开满池塘(外一首)

龚凯健(江苏)

在晨曦尚未染红天边之际
那些荷花，打破了夜的沉寂
从荷塘的静谧边缘悄悄靠近
有一条小径蜿蜒至荷塘深处
曲折幽静的荷花道，我一路走走停停
与疲惫无关，而是沿途的荷花
一路将我吸引
池塘里，绿叶间，水面上或是莲蓬下
用我从未完全领略的芬芳
展开了动人的画卷
动人，并非虚妄
相对于寂静的夜，一滴水落入池中
都能察觉。而满池的荷花
一同绽放，一同散发着清香
足以称之为动人
这种香，将会弥漫整个清晨
如约定般准时
这兴许就是夏天本来的味道吧
清新、淡雅，与阳光保持着同样的热烈
静悄悄地，开满了整个荷塘

夏夜

夏夜星辰，微风轻拂
我不敢独自守望这静谧的夜晚
萤火，蛙鸣，这些夏夜的精灵
都不属于我，我尚未融入
月光从云层的缝隙洒下
绘出银白的画卷，梦幻而温柔
在人间轻轻低语
树影婆娑，发出沙沙声响
坐一会，就成了夜的守护者
再静一些，仿佛能听见星河的流淌
有月光的名字，星辰替我照亮，真好
没有人呼唤我的名字
害怕唤成了流星，萤火，夜莺
倘若唤作一阵夏风
就会带着夜的芬芳飘过
看银河横跨天际时
给世界留下璀璨的梦境

春风在大桥湾转了个圈

缪英(四川)

春风走得急了，在大桥湾撕开一道口
走马河倾泻而去
靠近它的人脚步被绿道缠住
视线被雪山挡住
停下来，啜一杯清茶洗涤风尘
轻摇的风铃催人入眠，轻声点
让她在桃花林中做三世清梦

车头的油菜花是年少的花事
猛踩脚踏车，允许春天任性
消息树在后面追着大声叫喊
清水画廊，请你着色

调色盘早已被大自然杂糅
红枫绿兰青瓦黄砖，川西民居的肌理
那就在千人坝坝宴上叼枝海棠
戳穿相亲男女的心事
把向往聚在有源之地

鸟巢

汪春茂(安徽)

天生的建筑大师是鸟
喙和脚就能营造出温馨的家
面对诚意，不怕刮风下雨
也能在天空中飞翔
家是临时的，东南西北中
随处可以筑巢
当然要竭尽全力经营现在的家
在树桠上许下的愿
是否也在告诉鸟儿
需要努力才能创造幸福生活